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清礀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越

句踐下

越與吳平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獘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胆膝行而前請成越

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

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史越世家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韓子外儲左

吳越春秋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會楚使申包胥聘于越越王乃問包胥問答見國語冬

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國語作五大夫其辭少異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于申包胥既已命孤矣敢告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

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愼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有應難王曰愼哉大夫皐如曰審聲則可戰審于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于周室令諸侯不怨于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句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

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句踐恐民不信令國中曰五日之内則吾良民也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誅令既行乃入命于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内辱者則子境外辱者則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誡矣王出宫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

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于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塡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荅所勸句踐有命于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于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

明日從軍于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仇以謝于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别相去之詞曰躒躁摧長恧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

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于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從軍于境上斬有罪者三人狥之于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從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人以狥于軍曰其淫心匿行不當敵者如斯句踐乃命有司大狥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冦之中父母昆弟疾病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明日又狥于軍

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者吾與之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狥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于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雖吾子亦不能脫也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士卒有問于王曰君何為敬鼃而為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為之軾于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于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于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

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水中以待吳發吳師聞之夜中大駭相謂曰令越軍分為二師將以攻我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于囿又敗之於郊又敗之于津三戰三北徑至吳（以上較國語更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于江陽松陵欲入胥門來至

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兵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可禁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于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

開道貫城以通汝路于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于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吴守一年吴師累敗遂棲吴王于姑胥之山吴使王孫駱（國語作王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衷得赦其大辟則吴願長為臣妾句踐不忍其言將許之范蠡

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戹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吴使涕泣而去句踐憐之使令人謂吴王曰吾置君于甬東給君三百餘家以没王世可乎吴王辭曰天降禍于吴國不在前

後正狐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劒自殺

韓非子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

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

里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史越世家

句踐既平吳致貢于周元王賜之胙命為伯句踐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句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會秦怖懼引咎越乃還軍通鑑前編

紀年　晉出公七年於越徙都瑯琊

水經注　瑯琊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

吴欲霸中國徙都瑯琊

吴越春秋　句踐已滅吴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晋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吴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吴越春秋曰越王平吴後立賀臺于越此書無之亦闕文

越絕書德序　句踐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沛歸于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

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

越王既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

垂之末世傳之萬載越絶書

地志紹興府戢山府治東北山巔産戢越王嘗采食之

戢蔬類也　葛山府城東句踐種葛于此使越女治

布獻之吳　蘭渚山府城西南句踐種蘭于此

吳會分地記　夏山者句踐于此山鑄銅不鑠埋之

土生馬箠句踐遣使取徙于南社種之飾治以為箠

獻之于吳

搜神記 越王將食膾而未切墮半于水肉化為魚

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說苑君道

越絶書枕中 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

之心矣越王愀然而恐而有憂色請于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于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歳可得聞乎寡人虚心垂意聽于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敎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

則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此謂天地之圖也

吳越春秋　越王還于吳當歸而問范蠡曰何子言之有合于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寶金匱之要在于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于上日為陰

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吴置酒文臺羣臣為樂乃命作伐吴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樂作君王崇德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仇還恥威加諸侯功可象于圖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託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吴未可耶大夫范蠡曰吴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

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工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于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抱道懷德滅仇破吴不忘返國賞無所悋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歳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謀成國定必不復須功臣返國故不悅從吴欲去恐句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行入越謂文種曰子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

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盡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以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子明矣文種不信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于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欲成君霸故不辭萬死一生臣竊

自惟乃使于吳王之甦辱所以不死者誠恐讒于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見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今子云去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

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内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以百

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于是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皐如之徒日益踈遠不親于朝大夫種内憂不朝人或讒之于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于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于内色變于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早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嘿然

越絕書記地句踐伐吳還封范蠡于苦竹城其城僻居
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二步其冢
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去山陰縣十八里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曰吾聞陰謀
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
也况王之為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于
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以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

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茍成于物除害可也是以黄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吾之亂成越之覇亦成物除害耳何禍之復哉况王方以滅吳徳子與我必相終始子無遽于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廹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

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謀吳以滅人為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邪大夫種不悅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句踐泛扁舟于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無能子中

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

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吴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吴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史越世家

吴越春秋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減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于吴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

免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
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
亦罷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無乃為貪乎
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于
患難雪恥于吴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
謀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
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
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

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于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不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其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于地下謀之于是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所戮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劔種得劔又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忠

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劒而死越王葬種于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

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史。貨殖傳

吳地記　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于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西施亡吳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
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于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
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
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
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
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
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
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

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于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

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地志山東定陶縣有范蠡湖俗傳陶朱公養魚處）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仲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

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

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夜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

弟令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弗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

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史越世家。符子陶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

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啥何鄰人之不通也

孔叢子　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于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

養魚經　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之

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
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
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
頭壯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
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
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納鼈者魚滿三百六
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在
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

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錢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魚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

述異記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鉆鉾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㚒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年楸

新序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

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

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越句踐索卒于楚而攻晋左史倚相謂楚子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晋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僃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通鑑外紀本韓非子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與楚王楚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楚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

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鱉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来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楚王聞之披衣出謝韓詩卷八

淮南子　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

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

吳越春秋　越王既霸闗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往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闗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吾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以獻之大王　按越滅吳稱霸在魯哀二十二年而夫子卒在十六年夫子未嘗入越也　越王

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以上又見越絕書）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允常之喪欲徙葬琅琊三穿允常之墓墓中生熛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晋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句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内威遠邦稱伯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魯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

俱歸

越絶書寳劒越王句踐有寳劒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劒者名薛燭一作允常時事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寳劒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與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寳劒也夫寳劒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寳劒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寳劒也寳劒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寳劒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

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宫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鑒胥中决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于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氷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可乎

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劒三小劒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盧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湛盧之劒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

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于敵邦未見其大用于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何足言哉

拾遺記　越王句踐有劍曰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

刻削土木窠句踐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劒一曰掩日二曰斷水三曰轉魄四曰懸翦五曰驚鯢六曰滅魂七曰却邪八曰真剛

拾遺記　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劒之精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隂也隂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畫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兎為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偶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

海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兎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為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兎一白一黄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為兎所食王乃召其劔工令鑄其膽腎以為

劔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鎁者雌其劔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寳之遂霸其國

新書　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綮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薦至内崩而死

吳越春秋　二十七年冬句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句踐三十三年

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允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

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于斯其可不誡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與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無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句踐至親歷八主皆稱霸積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瑯琊從于吳越從

無余始封至餘善滅九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

侯卒子王無彊立史越世家

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説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以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

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者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

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曲沃晉地於中秦地二地相近故楚圍之）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鬭晉楚也晉楚不鬭越兵不起是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覇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

王不王其敝可以覇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呉地至淅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濵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揺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揺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史越世家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孫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咎也又

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末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不知其所以亡也呂覽審已

越王翳逃巫山穴許甚曰翳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巫山之穴中薰而出之遂不得已立為王淮南子

呂覽貴生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

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

我乎又莊子讓王

紀年　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菼

執次鹿郢立十六年於越子鹿郢卒次不壽立　敬

公三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句立　烈

公五年於越滅滕　六年於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

鴣歸　八年於越子朱句卒子翳立　桓公十三年

於越遷于吳　十六年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

月越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　十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莽安　魏惠成王六年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卒無顓立　十年於越子無顓卒是為菼蠋卯　索隱曰按紀年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為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雜錄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

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藩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髪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髪文身然後見之于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

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說苑奉使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絶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韓子說林下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茍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也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

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萌一作氓）未敢求士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愛）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覽高義）

風土記　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

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呂氏春秋　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去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三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曹

史曹叔世家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

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東徙盐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十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孔疏世本曹國伯爵姬姓文王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卯

桓公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

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

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 以上史曹世家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檀弓下桓公立五十

四年卒當魯桓公之十年

莊公

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

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

釐公

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

昭公

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以上史曹世家

曹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

依詩人作蜉蝣以刺之詩序。詩說云君殆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

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共公

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曹人作候人以刺之。詩序。詩説亦云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共公昭公之子魯僖公八年立

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之治作下泉詩序。詩説云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

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

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代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因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

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文公

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以上史曹世家

宣公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代秦卒

于師魯成公二年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立也宣公既葬子臧出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

遂以國致成公不出曹國乃安新序卷七

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

成公

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

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

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

武公

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

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

平公

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

悼公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

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于宋歸葬

聲公

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隱公

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

靖公　伯陽

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宫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罹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

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絶其祀以上史曹世家

莒

孔疏云莒嬴姓周武王封兹輿期于莒又世本云莒己姓文七年穆伯奔莒從己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國也敖謚也自以為不知不為敖公所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敖公果知我為不良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呂覽恃君。又列子說符又說苑立節柱厲作朱勵

莊子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許

孔疏云許姜姓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

叔于許杜註許潁川許昌縣春秋時逼于鄭遂遷于楚地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卒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飦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春秋義之新序卷七

號

杜預曰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賈逵曰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東

虢近鄭西虢初封在秦之雍地後亦東徙

史記扁鵲傳 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

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

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机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曽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

陽論得其陰閒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

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

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宫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

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

而中蠡頭掩目而别白黑者夫世子之病所謂尸蹷
者不以為然試入診太子股陰當温耳焦焦如有啼
者聲若此者皆可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
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
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再長為人先生
弗治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
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會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
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

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生也（韓詩卷十說苑作趙事）

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虢君曰寡人幸甚鵲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史記○地志山東濟南府有鵲山相傳扁鵲鍊丹於此　又云河南內丘蓬鵲山扁鵲採藥于此）

同虢太子

列子湯問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若換汝之心則均于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也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

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辨于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復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腵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試亡

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閒君曰吾之亾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亾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而疾君之獨賢也故亾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即於山中居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新書卷七。牽合陳轅頗齊閔王楚靈王之事而一之非實可知

邾鄒

孔疏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

今魯鄒縣公羊禮記亦稱邾婁邾人語聲其地在

鄒山魯繆公時改國號曰鄒以山為名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

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

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檀弓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

跣也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簡易也于廣大也）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魯鈍之人）不敢忘其祖（檀弓下）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曝背而耘勤

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以之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悅皆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新序卷六新書卷七

呂氏春秋 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

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妓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覲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于身而弗

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彩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視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隣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新書卷之六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吾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韓子外儲左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楚王駟之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韓子說林

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志三晉韓趙魏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不能禁矣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

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呂覽知分

郭

左傳莊二十四年經言郭公胡氏曰郭亡也管子曰桓公遊於郊見亡國之墟焉訪諸野老謂故郭國之墟也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以亡也

今東昌府聊城縣有郭水水之南岓有郭城

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

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䛕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君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䟡行而去身死中野為狼虎所食韓詩卷六 同號君事

中山

史趙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行官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令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如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

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韓子內儲上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韓子內儲下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韓子內儲下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相國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

將非王乎壘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壘者師曰令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呂覽應言）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得中山以封子牟詹子古得道者也心下巨闕言神内守也一説魏闕象魏也身雖在乎江海之上而心存王室也）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彊不縱者此之謂

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呂覽審為。淮南子道應

白圭之中山白圭周人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舉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呂覽先識又說苑權謀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

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曾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反去之曾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韓子說林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韓子說林

巴蜀

蜀與巴同圄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帝嚳封其支庶於蜀為侯伯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

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悦之納以為妃移居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户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决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慙亡去為子雟鳥故蜀人聞子雟鳴皆起云望帝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

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獠僰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荆人尚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黄白帝也開明王自夢廓移乃徙治成都周顯王之時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

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也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士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旣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尺上

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山是也後王悲悼作臾邪歌龍歸之曲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縣内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橋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長老傳言丁士擔土擔也顯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

并將從而山分為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平石上為望夫堠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群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於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以東向楚楚地可得

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逃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逄鄉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壯為相置巴郡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三年分巴蜀置漢中郡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

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七年封子惲為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五年惠王二十七年儀與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圃成都縣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營廣府金置鹽鐵市官并長丞修整里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令萬歲池是也城壯

又有龍灞池城東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冬夏不竭其園囿因之平陽山亦有池澤蜀之漁畋之地也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冤死使使喪入葬之郭内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

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壯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壯門曰咸陽門為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焉華陽國志卷三

地志四川杜宇號望帝古蜀主蜀嘗大水宇率居人避長平山後鼈靈開峽治水宇禪位與之入山得道

戰國時巴嘗與楚婚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

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請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周顯王時楚國衰弱秦惠文王與巴蜀為好蜀王弟苴私親于巴巴蜀世戰爭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為二縣

儀城江州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商於之地為黔中郡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群虎瞋恚盡搏殺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乃刻石為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者死倓錢盟曰秦犯夷人輸黄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

一鍾夷人安之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 華陽志 卷一

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嶲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于是且蘭既尅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楚莊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幷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有竹王者興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

大竹流入女子足閒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以竹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羮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漢武帝開西南夷諸侯服從因斬竹王置牂牁郡。華陽志卷四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四